

地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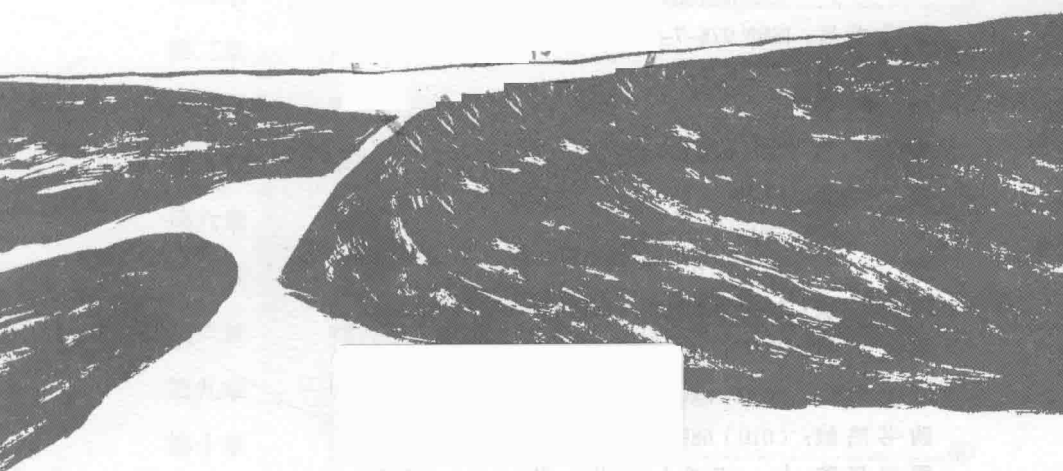
韩上◎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地河

韩上 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地址：北京·育英路

电话：(010) 64531111 传真：(010) 6453111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地河 / 韩上著 —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7-5177-0694-6

I. ①地… II. ①韩…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28187号

书 名: 地河

著作责任者: 韩上

出版发行: 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16号8层 100037)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77-0694-6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联系电话: (010) 68990535 68990692

购书热线: (010) 68990682 68990686

网络订购: <http://zgfcbs.tmall.com/>

网购电话: (010) 68990639 88333349

本社网址: <http://www.developress.com.cn>

电子邮件: 10561295@qq.com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本社图书若有缺页、倒页, 请向发行部调换

目录

Contents

人物表

楔 子

第一章	我属龙.....	1
第二章	哑巴.....	5
第三章	虎子.....	10
第四章	爽子.....	17
第五章	老蔫.....	23
第六章	算命.....	29
第七章	盖井.....	36
第八章	找人.....	46
第九章	椿树.....	55
第十章	买瓜.....	60
第十一章	寡妇.....	66
第十二章	玉米.....	71
第十三章	结拜.....	75
第十四章	承诺.....	82

第十五章	椿树王	87
第十六章	抱椿树	92
第十七章	报复	99
第十八章	三眼枪	103
第十九章	粮仓	107
第二十章	家谱	114
第二十一章	审讯	119
第二十二章	祖奶	122
第二十三章	祖坟地	129
第二十四章	大壮	133
第二十五章	十年后	138
第二十六章	骨折	144
第二十七章	王科长	149
第二十八章	周局长	156
第二十九章	地河	165
第三十章	杠子	175
第三十一章	女娃娃	182
第三十二章	殡仪馆	196
第三十三章	四年后	201
第三十四章	盐矿	208
第三十五章	小吉村	220
第三十六章	判决书	228
第三十七章	庚叔	237
第三十八章	复仇	255
第三十九章	尾声	260

第一章

我属龙

我是标准的“70后”，属龙的，大龙，不是蛇。

小时候我娘就跟我讲，每个人都有个属相，就像每个农民都有片土地，每个村子都有口井一样，一辈子都离不开。离开，地干了，人死了，你也就被忘记了。所以，我一直都牢牢地守着这口井，守了一辈子。

直到死，我还在想，我终是守住了，我爹我娘一定记得我，石榴也记得，大壮也记得，死了也记得……

我们家一共五口人。

娘跟我哥属猪，我奶我爹属鸡，我属龙。龙是什么我不知道，但猪跟鸡我都清楚，自家院里就有。可是，这两个货我都不喜欢。

一个是天还没亮它就醒了，自己不睡却要扯着嗓子使劲唱。村里数我们家的鸡醒得最早，就是那只绿尾巴的“石榴”，这个名是我给取的。石榴是只公鸡，一身的红绿色，别的鸡睡觉都钻窝上架，只有它，等天一黑就从窝里溜达出来，伸伸脖子扑闪扑闪翅膀，看着别的母鸡们都进了窝后，自己扑棱棱一窜飞上院子里的石榴树。石榴树不高，但枝条密实，它躲在里面也看不见个全身，只能从枝条缝里透出身上的颜色，跟叶子果子很是相搭。它睡觉的时候，把爪子和脑袋往身上毛里一缩，乍一看就是一颗大石榴。

另一个是天都亮了它还不醒，我们养了好几年的老母猪，叫大壮。据说它

本应被我娘化成奶水喂给我的，但命里有数多活了十来年，却不想终是被我奶奶拿去替人背了黑锅。虽说它死得冤枉，但我一直以为，它活着的时候是我们家里最舒坦的一个。况且，死了竟然也是厚葬，所以，值了。

石榴每天醒得最早，是全村的活闹钟。它一叫，前街虎子家的狗就叫，然后就是虎子他爹开始骂，接下来全村的狗们鸡们就都醒了，我也别想睡了。倒不是鸡狗们吵醒了我，我根本听不见。天蒙蒙亮的时候，最是好睡的时候，这点从嗓子眼儿里发出来的吵闹声是叫不醒我的，反倒被耳朵一收都钻进脑袋变成了梦。

梦里我拿着笤帚撵着石榴打，身后腾起满院子的土。可这院子里的土越扬越多，直呛鼻子，漫天漫地地遮住了光，看不清路。我就一头撞在那颗石榴树上，石榴果噼里啪啦地往下掉，都砸在我脑袋上，疼得哇哇直叫，石榴就站在树上嘿嘿地笑。

尘落雾散，睁开眼，发现笑的不是石榴，是我哥。爹让他每天早晨扫屋子，说是一天之计在于晨，人要精神，房要整洁，必须每天晨饭前把屋里院外打扫干净才行。还常挂在嘴边念叨：“黎明即起，洒扫庭除，是老辈的规矩。只要鸡一叫，就得下床扫地除尘洒水。”爹自己打扫院子，让哥负责屋里，顺便叫醒我。

我梦里看见的最后一样东西是石榴的花尾巴，我睁开眼看见的第一样东西，是根晃动的笤帚把。笤帚把一下一下地敲在我的脑袋上，跟梦里石榴果的掉落有着相同的节奏。我哥一边敲一边嘿嘿笑，说行啊，今天敲到第五下才醒，有进步，快赶上咱家大壮了。

我气他每天都是这样叫我起床，去娘那里告状他也不听，跟他打又打不过，满肚子的火憋屈着，只能哼哼地从床上下来去院里找石榴出气。

时间一长，石榴一见我就往窝里躲，白天都不敢出来。我知道它怕我，这让我能好受些。可刚从石榴那找点满足，转身看见大壮，又是一肚子的气。

我们家算喘气能动的一共五口人、十只鸡、一头猪，数大壮过得最美。我是想睡没的睡，它却是除了睡觉就没别的事儿干。而且每次见它都睡得特别踏实，鸡鸣狗叫也吵不醒它，我爹扫院子也扫不到它，就连我哥也不去招惹它，

只管躺在猪圈里睡，看着就眼气。

猪圈是挨着西墙砌的，早晨阳光照过来没有任何阻挡，晒得满圈的麦草金灿灿的好看，大壮就躺在暖洋洋的晨光里打呼噜。过了晌午，太阳偏西，西墙的影子投在圈里一点点拉长，大壮也就能随着日头西落，从墙根跟着影子一点点打着滚睡遍整个圈。影子窄的时候它是背墙睡，影子稍宽些就能翻个身子面墙睡，再晚些，等墙影有六七尺深的时候它就站起来随意走两步，没头没脑地站定，然后咕咚一声侧倒在地，惊得散走在猪圈边的觅食鸡们猛地四散，大壮却一眼不睁地又睡过去了。

看见这，我就生气，尤其在早晨被我哥赶下床，眼都睁不开的时候。气我咋就摊上这么个哥，气我娘怎么不把我生到猪圈里，气石榴钻进窝里我够不着，气全家只有大壮睡觉没人管……最后气不过，我就抄起靠灶房墙放的秫秸杆结结实实地往它身上打，一下两下三下四下五下，秫秸杆每次敲在大壮厚实的肚皮上都能弹起老高，却惊不着它，到第六下的时候它睁开眼睛瞅瞅，没理我又闭上了。

我娘后来讲，那次跟大壮置气竟能把我自己气哭。一个人站在猪圈边上，哭得哇哇响。我爹我娘都看不懂咋回事，以为让猪给咬了，跑过来小胳膊小腿的到处翻看一遍，找不出啥问题，问我又不答，哭又止不住，最后索性不管我，自忙自的去了。

“他气他自己呢，到五下就醒了。”我哥在屋里喊。

“你就欺负他吧，回头过年杀猪就让你吃猪鼻子，”奶奶走过来一把抱起我，找了个躺椅坐下，让我偎在她的怀里，嘴里碎口念，“不吓，不吓，顺着毛吓不着。”边念边顺我的头发。

“这是还没睡醒，魂儿还没回来呢，闭上眼，奶奶抱着你再瞌眯会儿，一会就好。魂儿啊，魄儿啊，你们都在哪啊，快回来吧，回来了我们家宝儿就能醒了。”奶奶一边说，一边在空中装样抓一把东西，然后往我脸上一扔。我被吓得一激灵把眼睛睁得老大，发觉是奶奶的把戏后就嘻嘻地笑。她把我从怀里扶起来坐在腿上，用额头抵住我的脑门左右摇晃着说：“看，魂儿回来了吧，醒了吧。”

我发懒的身子一软又倒在她怀里，睁着眼睛问：“奶奶，我爷爷属什么啊？”

“你爷爷啊，属牛。”

“舅爷呢？”

“舅爷属马。”

“牛马鸡猪，你们的属相我都见过，为什么我属的龙却从来没见过啊？”

“怎么没见过，你看那边的山，离我们最近的那座，它的山峰啊，弯了两道弯，那就是条龙。”

“那就是龙？龙不都飞在天上吗？”

“这条就不飞，它一直睡在山里面。”

“睡在山里？它也跟我一样睡不够啊，没人叫醒它吗？”

“嗯，可不敢。它睡在那里，才能保着咱村太平。如果醒了，那可就要出大事了。”

第二章

哑巴

我奶奶说的那座山叫封龙山，就在我们村的西边，山不高也不峻，跟它身后的一片大山相比是最不起眼的一座，然而祖辈们却给了它一个最威风的名字——封龙。自古此地多怪才多奇事，其表面平平如常，但往往内藏能量。有如这座山，山不大却尘封巨龙；又如我们村，村虽小但几起几落历史悠长，颇是发生了一些故事的。

我们村叫林庄，位于太行山东麓，西高东低，一个标准的山坡子上的村子。但是坡势不急，地面也平整，除了每次从东口进村需要上坡费点力气外，没有觉出丝毫的不方便。村子往西去不多远就是太行山了，太行山高处光秃秃的长不出什么东西，裸露的岩石一大块一大块的嵌在山上，挤得满满当当，就像是搭高的积木，势危而欲坠。山上的土也是很少的，即使有也只是被一些杂草和低矮灌木霸占着，这些草木本身就不算葱郁，数量上顶多也就是零星点缀，对于大山的整体灰色调起不到任何调节作用，故而显得荒凉无趣。

大山高处虽不显生机，但低矮的斜坡上就不一样了，这里土层松厚水露润泽，很是催生了不少草木。林庄曾经改过名，过去叫“枣林庄”，就因为村西的坡子上长满了酸枣树，枣虽自生但久育成林，古远的时候被人就势而称为“枣林庄”。只是后来因“枣”字笔划繁琐，简化成现今的林庄罢了。

酸枣树林很大一片，看着满山坡，围绕着整座封龙山。从村西口出去的土路在枣林前分成两道，左边那道就是进树林的，但村里很少有人走，我更是不

敢进。因为从小他们就告诉我，说在那片林子里有浑身长满刺的树妖，最喜欢吃迷路林中的白胖孩子，让我千万进不得。

这样吓唬小孩子的话起初是很管用的，但稍加琢磨我便不怕，因为自觉白是白了些，但并不胖，出生时也就亏在头大，上秤才六斤四两，应该叫匀称才对。我娘说生我的时候是冬天，身体裹在厚棉被里，只能看见个大脑袋，所以仅仅是显得胖罢了，结果被他们拿来编排故事捉弄一番。

头大的亏我是吃了不少，此为其一，更有甚者我差点还不能活命。那是我娘生我的那天，正因为头大，我虽是第二胎但她仍旧生了一整天，就在接生婆问保大还是保小的时候，我娘用足了最后一股力气才把我推挤到这个世界上来。

我娘说，当时她累得闭着眼躺在炕上，喘粗气顾不上理我，我奶奶高兴地把我一把抱去，用挂在太阳地里晒了好几天，满满都是阳光味儿的新棉花被褥把我一裹，唠叨着接生婆：“他鹁婶，你使的劲儿也太足，敢把俺孙儿打成平足呢。”

“祖奶你健忘，这村里哪个孩子不是我打的。不打不醒，不醒不哭，打一次不哭那就得打两次、打三次。这些话在生你家大孙子小飞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吧。次数打多了，你更心疼，反倒觉得我是故意的，不如一下到位干净利索。”鹁婶边说边拉出我的那副胎盘，放在一旁的盆里：“这是好东西，千万别扔，晒干磨成粉，睡前拌在粥里喝。每天一小勺，体力恢复得快，还能顺带治百病。这生一个孩子算两条命，一个是孩子一个是娘，白娟你可得好好补养。”

待鹁婶收拾妥当，她斜坐在椅子上不停地抹汗珠子，喊道：“哑巴，快拿扇子来给我扇扇。”

屋里的人都觉得奇怪，那可是数九的寒天，门外的雪也不得化，哈口气都恨不能冻成个冰泡泡砸在地上，就这冷得太阳都不愿出门的天，鹁婶接生出孩子打了脚底板，竟生了一脑门的汗。哑巴就在旁边给使劲儿打扇，一边扇还一边指着屋里的炉子“啊巴啊巴”地喊，意思是说屋内炉热攻汗受不住。鹁婶稍喘匀了气，对她说：“你懂啥！生孩子是力气活，不光孩子他娘使劲，我也得

使。而且它能传染，我得咬着牙喊，白娟听了才能借的上力气，这牙上用了功，脑袋瓜子就出汗。所以啊，别停，接着扇。”

哑巴装模做样地点点头，呼扇得更加出力。

哑巴是鹁婶的妯娌侄女，不会说话，快15岁了也没上学，天生的缺些心智少根筋，却每天乐哈哈的好心情。有谁家生孩子，她就拿着烟袋锅子和蒲扇跟着鹁婶上门，鹁婶负责接生，哑巴就在一边打下手。说是打下手，但这烧水、泼脏、剪脐带的事儿也不用她做，她只负责生产前给鹁婶装烟叶，生产后再给她打蒲扇。

每年，村里新嫁来的小媳妇们像是商量好一样，一到六月就显肚子，入了冬就都来敲鹁婶家的门，年年头场雪刚过，就到了她们俩忙的时候。谁家男，谁家女，哪个胖，哪个瘦，有些什么稀罕事，哑巴清楚得很。她又是个好显摆爱出风头之人，见到人堆便往里扎，比划着手脚咿咿呀呀地演给别人看，欢乐又热闹，很受人们待见。

我刚出生的那个冬天，离年还有些日子，冬小麦出苗后便进入农闲，这时地里家里都没有多少事情，要是碰上个大太阳天，那全村的大人、孩子、鸡狗就都出来了。村子不大，前街后街望去一堆一片都是人，而大队部前面的一片敞亮地，则是人最多的地方，哑巴也就常在这里混玩混闹混日子。

在墙根前，哑巴带着几个孩子玩藏葫芦，一群孩子在她身上前后摸索，痒得她嘎嘎叫。旁边的女人们看见就大声喊：“哑巴，你这服务真到家，他们在肚子里的时候你管着生，等长大了你还领着玩，一条龙啊，今年总共生了几个？”

哑巴听见有人招呼，轰走几个孩子，笑嘻嘻地跑过来，冲她们一伸手掰出三根手指头。

“今年不多吗，就三个。后街根栓家的爽子，前街老莺家的虎子，还有哪个？”

“落忠家里的啊，好像叫建明，也是才生，对不，哑巴？”

哑巴使劲点头，她攥住那三根手指头在所有人面前又晃了一遍，拍拍自己

胸脯，一副得意的样子站在人群中间。只见她又开双腿伸一只手掏在裤裆里，就在大家都好奇看着的时候，哑巴“噗”地拔出来一个葫芦，吓了她们一跳。她把葫芦放在掌心拿好，用力在葫芦底啪啪拍打两下，自己“啊巴”一声哭起来，引得女人们嘿嘿笑。

“知道了，都知道了，他们仨都是你帮着生出来的。赶紧说点俺们不知道的，比方说都长什么样啊？”

“你这不是为难哑巴吗，这事儿她能说得明白？”

“小看哑巴了吧，我还见过她跟村里孩子吵架，把人家吵哭呢。这点事儿算什么，对吧哑巴，快说。”

哑巴禁不住哄，人来疯一吹就起，她挥动着两根拳臂，让围坐在四周的人们散开，给她腾出片地方，眼看就要开“说”了。女人们一边挪屁股一边笑骂哑巴事多，听别人说话费耳朵，听她说话可是要费眼睛的，还得时刻躲避着拳头，挨上两下可划不来。

“先说根栓家的吧，根栓就瘦，他孩爽子呢？”

“啊巴”，哑巴一听先是发出一声怪叫，皱着眉使劲摇头，曲着食指在自己腮帮上用力猛刮，然后又嘟起嘴巴嘬气，嘬得两腮肉深深地瘪进去塌出两个大肉坑，露出一脸狰狞的表情。人们看得入神，四周顿时安静下来的气氛极大地鼓舞了哑巴的热情，她不顾天寒一甩膀子解下棉袄，特意叠了双层裹住那个葫芦，抱在怀里晃得更带劲了。

“什么意思？”

“这都不懂，没见哑巴把棉袄叠了两层？那是真的，爽子的裹被的确比别人厚很多，他娘说因为孩子太瘦，骨头多，一层被子咯得疼。”

哑巴伸出大拇指，打了个喷嚏，又穿回棉袄。

接下是说虎子，虎子跟爽子正相反，是个胖孩子。几个有经验的女人当初隔着院门听虎子娘撕心裂肺的喊叫声就知道，小孩儿斤称过足，生产困难。哑巴当时自然也在场，心疼姍子这娘当得不容易，便跑到院子里找美滋滋等消息的老蒿，使劲用白眼翻他，看得老蒿以为他媳妇难产出了人命，没头脑冲进屋里却又被鹁婶骂，气得他满院子追着哑巴打。

女人们问哑巴，虎子生的时候到底有多胖，她就拿起葫芦嘴鼓起腮帮子当气球吹，气球吹大了用针一扎，嘴里像模像样的“砰”一声炸开，笑得四周的人前仰后合。都说可惜了哑巴这个人才被埋没，完全可以去当演员。别看不会说话，讲起事儿来比那些长嘴巴的还要明白。

哑巴见人们起兴，更是停不下来，说到了我。

她本想说我头大，身体不胖，总体来说还算匀称。但这明显超出了两条胳膊两条腿再加一个葫芦可以表达的精细度了。一群女人也还在回想着刚才那声“砰”的精彩，笑得没完全醒过神，瞥见哑巴比划的大脑袋，就粗糙地都去理解成我也是个胖子。

时间一长，村里人自然明白我跟虎子相比差很远，但胖子的称呼早已被哑巴固化，人们于是简单地在“胖”字前加了个“二”，以示修正。

从此，“二胖”也便成了我在村子里的名字，一叫就是几十年。

第三章

虎子

虎子、爽子还有二胖年龄相差不过几个月，虎子最大，最憨，二胖第二，沉稳，爽子最小，也最精。他们从第一年夏天就在一块爬，爬的快慢也正如年龄顺序：虎子、二胖、爽子。看出门道的女人们尽会变着花样取乐，把他们仨排成一条线，低着头从前头照，只能照见一个胖虎子，虎子圆头圆脑，肥臀粗腰，把后面的两个遮掩得严严实实看不见；然后又从后面照，三个小屁股一个大过一个向前晃悠着爬。女人们嘎嘎地笑，说是肉葫芦，是仨兄弟。

虎子爬起来虽快但不用眼，更不用心，爬着爬着就拐了弯，明明地上铺好的席子，他总能拐出边界最后坐在土里。虎子奶奶就说那是因为孩子胖脑袋沉，脖子上没力气抬不起头来，眼睛总是朝下当然看不见路。她把虎子头上的细毛捋一捋，说头发长长了就不再剪，梳个小辫绑到屁股扣上，看你还怎么低头走错路。

这事情都是被老天爷算好的，一块缺了，另一块就能补上。虎子虽说爬不直，常蹭的满身脏，却能在土里见了世面，练了胆量。这孩子也没心肺，路上即便有片水，也从来不顾及，哼哧哼哧就爬过去了，结果溅得浑身泥点子，再顺带粘一路的麦草。他奶奶瞥眼看见，吓得一咕噜站起来，大喊：“你个小祖宗，我的眼就不能离开你半下，这脏的哪里还有个人形！”

虎子也不哭闹，其实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顾了自己嘬手指头。只有他奶奶给脱衣服时碍了事，才呜噜呜噜叫上两句。他奶奶听声音不对，嘴里

像是有东西，以为是吃进去的麦秸杆，可谁知掰开嘴竟看见半截绿油油的虫子，还晃动着脚。

“我的个娘哎，”他奶被吓得不轻，“虫你也敢吃！现在又不像你爹小时候一样，没粮饿的见啥吃啥。”说着从虎子嘴里抠出半条豆青虫摔在地上：

“你就一颗半牙，也能咬断？”

虎子奶奶担心另外半只还在嘴里，就卡住他的头仔细查看。虎子不舒服，挣扎着脱身，用蛮力扭晃身子几乎让他奶奶脱了手。气不过的老太太朝他屁股上就是一巴掌：“犟！你再犟！人不大脾气不小，没牙你也敢下嘴，也不知道像谁？”

旁边原本陪着说话的女人想帮忙却插不上手，见他奶奶被搞得狼狈，就说：“虎子行，胆壮力气大，跟他爹一样。老蔫，快来看看你家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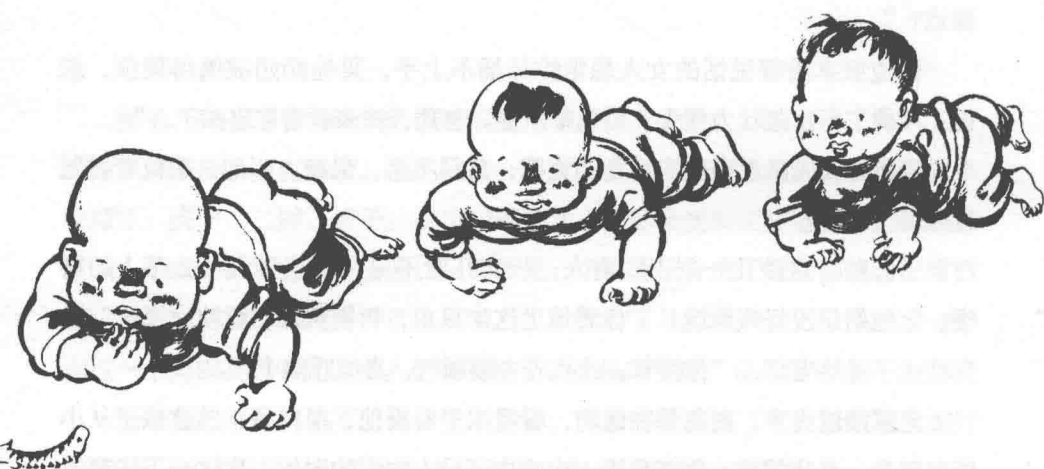
老蔫正在大队部前的空地上晒太阳，离得不远，见有人叫他，踢拉着鞋跑过来，“咋啦？”

“能咋，这孩儿一刻不能离人，一会儿看不见，不定干出什么吓人的事呢。”他奶奶没好气地说：“你看地上这半只虫，再慢点恐怕就吃完了。”说完把虎子递给老蔫，“你接着，让我先去顺顺气，真能吓煞个人。”

老蔫接过虎子，高高举在眼前，看看虫子看看他，很得意：“这孩子从小就有胆量，是我的种。你爹我第一次吃虫还是上中学的时候，你这一下子超过我好些年，将来一定有出息。”他举着虎子跟拨浪鼓一样晃着开心，怎么看怎么喜欢。

老蔫可是林庄的名人，从小就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要是谁得罪了他，报复起来可是躲不开的。他的手段总是出乎意料，让人防不胜防，比如在饭点时候往人家烟囱里尿尿，或是点着了老鼠扔人家麦草堆里，再或是别住门闩关人家一整天不能出门，这些事他小时候都常干。老蔫爹死得早，他娘可是没少去给人家赔不是，回来就是一顿打。可打也没用，转脸就忘，照样该尿尿、该烧烧，早早混成个街头霸王。

但有一样好，仗义，尤其对村里人。如若有外人来搬弄是非，每次都是他



三兄弟